

一碗面条的准确性

□ 周荣池

外地的先生嘱我带点高邮面条——其实要得好,最好佐料和水也带上,那样的味水才是准确的。这可不是妄言,据说广陵城里也有高邮面馆,每天早上出租车带去面和水,而金陵城里的高邮面馆,居然排在网红面馆的前列,下面的不过是去伴读的学生家长,是一座小城里味道的日常。

高邮面条又叫做水面,讲究的也是水和面,玩的正是味水的准确性。“准确”这个词比“科学”模糊,但是“科学”显得毫无人情,到底不适宜形容食物;“准确”又比“好吃”这个词神秘而内容丰富,后者显得太过简陋。什么样的美食似乎都可以冠之以“好吃”的。“准确”说明一碗面条技艺、味水和气息上的某种境界,它既不神秘但也不简单,是语词形容不出的准确。

高邮的面是碱水细面,这比干桔直白的挂面有味,比安徽那种粗面口感好,还比西北的裤带面多点灵巧。当然各是各的滋味,这种比较也只能在高邮的面碗里自豪,出了门去人家也鄙夷你这碗汤水里的单薄——说到底,吃食的特色是一种文化认同、文化自信,甚至是文化迷信,没有这点自信那“牌子”就站不起来了。当然,鄙人也游走过些地方,特别垂涎面碗中的热气,但像高邮面条认同度这么高的,却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。

国人的吃食,也就是所谓的“美食”,其实重于美,而大多轻于食。较之于饱和和营养,我们更在乎的是形式,以及附着在形式上的欲望。这种欲望是满足、虚荣甚至浮夸,给了“人间不值得”的世界以口舌上的慰藉。口舌正是人间抵达心腹的通道,酸甜苦辣百味莫不由此通过。因此,一碗面条的灵魂当然是汤水中的味道,准确与否便在此一处。高邮的面条讲究的是“酱油汤”,这好像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,而秘境往往就寓藏在简单之中。酱油汤不是酱油,是放生姜佐料熬制过的,捞取之后酱油就不再是酱油本身了——就像是一个读了点书的人,皮囊看来还是依旧的,可是到底有了些灵魂上的意趣。究竟放什么佐料熬制,一般人都是秘而不宣的。这就让准确显得非常神秘,心理上也给一种预设和期待。更为讲究的准确,据说一定要用“运河牌”酱油,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厂家存在,但这种神秘的说法是笃定的。无论如何,这些人家的面汤一定是准确的,不准确的味道高邮人一口就能尝出来。

酱油汤之外还有几样:一是黑胡椒,二是红虾籽,三是白猪油。胡椒也有假的,据说有用辣椒粉冒充的,分辨也并不艰难。据说这种佐料在唐朝是通货,是财富多少的象征,在高邮的面碗里是味

道准确与否的一种指标。虾籽是高邮湖的水产,鲜味在被阳光锁定之后,在一碗面里获得新生,绽放得淋漓尽致。至于猪油更是以一种侵略性的香气成为面汤准确性中的独特性。现在有人吃面总要貌似很懂健康地说“素油”,这种吃法就不得要领了——吃素油,你还吃什么高邮面条,这是天大的不准确。除此之外,还有蒜泥、葱花和蒜叶三种不同的选择,蒜泥馥郁芬芳,蒜叶有季节的香味,葱花有本色的香气,但若节气不对,味道也是非常难以到达准确的。又有矫情的人士害怕“荤味”坏了形象——那也罢了,你去吃泡面就是了。

高邮的面店把锅支在门口,热腾腾的水汽就像是开门见山的广告词,也是直抒胸臆的比喻句,当然更是人间冷暖的集散处。一般人家用一种便宜的瓷钵,用了多少年已经伤痕累累——伤痕不是病痛,是岁月的包浆,其中已经浸入了下面师傅信手拈来的味道。十几碗佐料一起放好,空碗漂浮在滚开的水面。融化的猪油和各式佐料一起在温度中绽放与融合,这也是一碗面条准确的开始。如果只是味道的叠加而没有融合的话,就没有那种模糊而又清晰的高邮味道。有人问过下面人究竟有什么样的比例造成了这种美味?下面人笑笑不语,生计的秘密哪里能够轻易示人?其实他也是说不出来,这种味道不在心里,而是在手上——他手上是“有数”的,多与少已经是一种神秘的经验,没有科学的指标可言,但一定是手到擒来的准确。所以,即便你严格地去执行这些规程,依旧得不到这种手上长出来老茧一样的经验,这就是一碗面书写不出来的准确。

一碗面就是一碗面,不需要什么高汤,也不会掺杂什么富丽堂皇的食材,就连“阳春面”这样有些雅致的名字也不用,当地人就叫做“光面”。光面就是什么也没有的面,但最简单的面能勾引人念念不忘,这就让一碗面的记忆有了哲学色彩。也有人吃面佐以高汤,但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一碗面外加一份鱼汤或者腰花汤也未尝不可,但这与一碗“光面”本身是没有关系的。小鱼汤或者腰花汤让准确的鲜味之余有了些丰富,也没有打扰面的准确。但你如果一早去只吃一碗腰花汤,总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,所以一碗面既是一种由头更是一种主宰。面有汤面和干拌之分,带汤的面软糯,干拌的面劲道。吃的时候也有准确的做法,那就是一定要“风卷残云”地干掉,否则就会“越吃越多”而越发没有兴致。吃完空碗搁在一边喝一碗靓汤,那空荡的碗里残余的味道就是一个早晨最完美的实证。

面条准确的味道,多在老城老人的手上。他们舍得与时间周旋,一碗酱油汤熬的是耐心,一洒猪脂油讲的是用心,而指间抖动的不可计量的“有数”,是一座城市的早晨最为动人的“准确性”。

曙安大和尚,俗名王贵,法号颯隆,海安人,40挂零,眉目清秀,不胖不瘦,十分健谈。多年来,一直致力弘扬佛法,普渡众生,并潜心研究佛学与人生,在省市佛教界具有一定的影响。他早年在镇江定慧寺依师祖若山老和尚剃度出家;在宝华山受具足戒。中国佛学院栖霞山佛学分院毕业;南京大学哲学系佛学与人生研习班毕业。现任汤庄吉祥寺方丈、扬州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、高邮市佛教协会副会长、高邮市政协委员。

2001年汤庄吉祥寺在原址恢复重建,曙安大和尚应邀入主,转眼快20个年头了。

据史料记载,吉祥寺,原名吉祥庵,建于明代嘉靖年间,距今已有500年历史。寺庙前后两进,东西两厢,门楼砖雕,工艺精湛,环境优美。明末清初,一位自称俗家姓洪的和尚来到吉祥寺诵经弘法,直到圆寂。1940年日寇盘踞高邮,吉祥寺连遭破坏。为有效阻止日伪汽艇横行水乡,坚持敌后抗日的新四军和地方武装,果断将前后两进已经破损的大殿拆除,瓦砾用于拦河筑坝,阻隔汽艇,抵御外敌。后来,由于文革“破四旧”,东西厢房和残留佛像也被毁之殆尽,僧众散离。

目前,吉祥寺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,分南北两个版块,中间由一座拱桥横跨连接。桥北在原地复建大雄宝殿,殿檐“大雄宝殿”4个烫金大字醒目耀眼。殿内供有两米多高的佛像3尊,两旁侍立18尊金装罗汉,佛像背后是海岛浮雕和千姿百态、惟妙惟肖的神将诸佛。殿外石狮对坐,门口设钟、鼎、香炉。当年曙安大和尚手植的两株银杏已与大殿顶齐,亭亭如盖,一株雌树果实累累。藏经楼存有台湾佛陀基金会赠送的《大藏经》一套,重达4吨,成为吉祥寺佛经至宝。桥南为二期扩建工程,四面环水,地理位置独特。建有伽蓝殿、天王殿、都天殿、念佛堂、斋堂、僧寮、钟楼、鼓楼、牌坊、如意亭、露天观音巨身石像、九龙太子喷泉池、居士楼、放生池、停车场等,耗资2000多万元。

如今,吉祥寺设施完善、布局合理,香火鼎旺、佛事昌盛,绿树成荫、美轮美奂,已成为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。外景被国家邮政公司制作成明信片在全国发行。

因工作关系,我与曙安大和尚相识结缘近20年。每年的三月初六是汤庄香会期。当日,各地善男信女早早来到寺庙敬香拜佛,还愿祷告。各路商贾纷至沓来,摆摊设点,交易商品。一时寺内寺外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为认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,前后3年,我与曙安大和尚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,超前谋划,制定

我生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,父母没啥手艺,老实巴交靠种田为生。他们每天天一亮就下田了,等到庄上家家户户亮灯了,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。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,我很小的时候便包揽了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,做饭、洗衣、喂猪……十岁以后,我的生活便很规律化了:早晨起来,父母一定是已经下地干活了,锅里留了煮好的粥,我把换下来的衣服揉了揉洗了,然后再和好猪食鸡饲料,一切忙妥当了才朝学校赶去。中午回来,拣菜做饭,喂鸡喂猪,一般等我去上学的时候父母才会回来吃饭。晚上依旧是这样的模式,不到我点灯做作业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回来的。其时,为了提高家里的收入,他们开始种植棉花,喂养母猪,活儿确实多到生出三头六臂都来不及。庄上人都说我懂事,能替父母分担,我倒没觉得什么——洗衣就这么搓搓挤挤;做饭也没啥花色,难得上街买菜,都是家里栽种的;就那么大的房子,打扫卫生那也不难。不过父母见我这么不用操心,也是喜在心头。

那时候吃一顿肉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可真是奢侈,但自家地里长的瓜果蔬菜已经吃厌,父母长年累月干着超体力的农活,也需要一定的营养,于是,买不起肉的他们,就去肉铺买些猪板油回来熬,这玩意儿便宜。但凡农村人都会有这印象:切好块的猪板油放进热锅里熬制好,倒入陶瓷盆里,冷却后就像白糕一样。盛好饭后用筷子搅一块放碗里,立马融化了,本来干涩的米饭就会变得油亮喷香。这样的伙食也算是沾荤了吧,而且剩下的油渣还可以作汪豆腐的好配料,深得大家的喜欢。后来生活条件逐渐好

结缘曙安大和尚

□ 吴国安

预案,积极落实防范措施,确保未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。有一年,佛像开光法会刚结束,上百名香客潮流般涌进大

雄宝殿,欲分享神龛上的开光供品。我们一边喊话劝阻,一边组织人墙并紧闭大门,全力稳控局面,还好有惊无险,一旁的居士和寺管会人员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。

2011年10月20日,吉祥寺举行建寺10周年暨曙安法师升座庆典,我全程参与安保。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、扬州市佛教协会会长、扬州大明寺方丈能修主持升座并为曙安法师送座寄语。全国各地诸山长老和周边2000多名信徒香客参加并见证了这一盛会。那一年,曙安大和尚35岁,是全省寺庙中最年轻的方丈。不久前,我与几个朋友周末空暇,专门登门拜访曙安大和尚,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,曙安大和尚侃侃而谈。皈依佛门后,他跑遍了全国各地佛教名山圣地,学习交流,四方募化。近几年,多次走出国门,广交朋友,用心推介,使古庙变名刹,为一方聚人气、赢商机、诵平安。每逢重大活动和重大节日都举办水陆法会,率众僧居士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平时严持戒律,不仅茹素,而且每年夏季一个月坚持每天断食一顿。寺庙有僧众10多人,他从未请弟子洗过一件衣服。汶川地震、“5·19”慈善一日捐、抗击新冠病毒等等,吉祥寺都带头募捐;施舍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不计其数。

吉祥寺走到今天,凝聚了曙安大和尚的智慧和心血!

最近,吉祥寺制作了一部MV专题片,一曲悦耳动听的《吉祥寺颂》,传说着古刹的前世今生,也唱出了曙安大和尚的心声:

明代古刹吉祥寺,
屹立高邮汤庄里。
南澄河子第一景,
香火鼎盛万民观。
立地成佛洪和尚,
神异僧人救难民。
战乱毁坏吉祥寺,
万民期待古刹兴。
盛世重建吉祥寺,
曙安和尚大愿成。
佛光普照河两岸,
古版藏经复又存。
吉祥寺中话吉祥,
……

一碗肉

□ 邓爱峰

又是一年插秧时候,父母不用说又把家务都撷给我了。记得正好是一个星期天,父亲早早地买回来一大块肉,叮嘱我中午把饭烧好了就喊他们回来吃。及至中午,一番宰罗后,我开始有模有样地做红烧肉了:热好油,放入葱姜,把肉块倒进锅里翻炒,隔会儿还往灶膛里添把柴火,这样上下忙碌着倒也有趣。一会儿工夫,肉块就“滋滋”作响了。我忽然想起之前看母亲熬猪油的情景,不由得闪过一个自作聪明的念头,我何不也来熬一点呢?说干就干,我手握铲子使劲挤压着肉块,特别是压挤肥肉那感觉真不错。看着晶莹的油脂一点点渗出来,渐渐焦黄的肉块也发出了诱人的香味,我一时兴起,挨个把每块肉都压榨了遍,却慢慢感觉到哪儿不对劲起来。哪儿不对劲呢?噢,明明倒进半锅的肉,怎么现在就只这么点儿干巴巴地躺在锅底了?赶紧盛吧!父亲买回那么大一块肉,结果一个小碗都没盛满,还余着点熬出来的油……想着农忙的父母本指望今天能开个荤接济点气力的呢,我这怎么也交不了差啊!等不到我去地里喊父母回来吃饭,饿得不行的他们回到家来一看,啥都明白了。父亲愤怒地盯着我,那样子似乎要吃了我一样,罕见地举起手来朝我狠狠地挥了一巴掌。我自知理亏,没有犟嘴,只是拔腿就朝外面跑,生怕父亲再追上来。

多年以后,生活在城里的我忆苦思甜,与女儿谈起这件事。女儿托着下巴说:“你一定一点都没有埋怨爷爷吧!”

当我第一次直起腰杆 挺起胸膛
箭 开始学习抓住每一个奔逃惊慌
标枪 琢磨着弧线的血腥狂想
陷阱 张着精心磨过牙的嘴巴
吞下挣扎中的生离
吐出篝火旁的欢唱

只有你毫无目标地生长
风来长 雨来长
谁都不来 也长
长在平原 缝隙 石下 山洼
长在爪下 足下 蹄下 脚下 目光下
却一言不发

我的娘家是块风水宝地。屋的东面有一条宽阔的大河,爸爸和老公常年在河里钓鱼。我在娘家吃得最多的就是鱼,煮鱼,煲鱼头汤……无论哪种做法,味道都非常鲜美。屋的前面有一个宽敞干净的院落,光线充足,阳光灿烂。紧靠河边是一块大菜地,菜地正中有一口缺了口的瓦缸,里面注满了雨水,四时不缺,以方便灌溉。自家蔬菜自家种,有吃不完的四季时蔬。那菜园的一角有一株甘棠树,三月的花如白雪,八月的果如蜂蜜。那是爷爷手植,如今正值花开。不知是不是巧合,爷爷的名字中也有一个“棠”字。我看到这树,就不得想到他。

这几天,我经常走进爷爷的书屋,静静地坐在他曾经坐过的椅子上。不经意间翻起了老照片,爷爷的音容笑貌又一次在我的脑海里闪现,眼睛里不知不觉间已噙满了思念的泪。爷爷活到九十几岁才离世的。他长着一张和善的脸,清瘦的身材,一看就觉得有一股知识分子的节气。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有文化、有素养的人。在那个年代,爷爷只要稍微活动一点人际关系,大伯和爸爸就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。但是,从不求人的爷爷,却让大伯和爸爸在家种田,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动。一次重阳节,乡文教助理请离退休的老教师聚一聚。助理双手握住爷爷衰老的手说:“姜校长,

甘棠之爱

□ 姜新联

那个‘唯成分论’的年代已经过去了,你为武宁的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,现在还有什么后顾之忧,尽管与我谈。”领导的话句句暖心。素来清高的爷爷,沉默许久,第一次说出求人办事的话。那年,我高中毕业,由于爷爷的请求,我被教办领导照顾安排到乡中心幼儿园工作。谢谢爷爷给我这次工作的机会,但我也没有辜负爷爷的希望。我通过自学,考取了大专学历和本科学历,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书、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,工作也经常受到上级表彰。爷爷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农村基层的文化教育事业。他工作兢兢业业,尽心尽责。关心学生,爱护教师,以校为家,与师生们同吃同住同甘苦。他经常被评选为优秀教育工作者,他所带的学校考试成绩,每次在全乡都名列前茅。经济账目清清楚楚,离任时干干净净。爷爷两袖清风,光明磊落,是我们晚辈永远学习的榜样。至今仍有与爷爷一起工作过的同事,在一些回忆的文章中提起他。

爷爷退休后,仍发挥余热,被文化部门返聘到王氏纪念馆工作。爷爷的书法和文字都有很深的功底——书法的笔法气势融会贯通,一气呵成,自有其路数,文学水平更是了得。爷爷的书架上,至今还保留着他发表的诗词。

斯人已去,那株甘棠树却依旧花开花落,从不误时。

草

□ 周顺山

可惜,你不会说话
我很好奇
你长得如此茂盛 有什么用
野兔不可能越过这高高的围墙
羊儿早已被束缚在这残缺的树根下
就连那只爱插嘴的白鹅
也无奈地在篱笆内嘎嘎乱叫 一脸沮丧
你却碧绿如画 只恨花香